



摆渡岁月

文/片 孙葆元

黄河上有多少渡口?数不清。千年黄河,没有桥,桀骜不驯的波涛拦住人们的去路!在古老的黄河上要渡过去,需要出潼关,然后北上,守住潼关就卡死了穿越黄河的路。人道是,潼关天险。岂止天险,它扼住了岁月,连云彩都徘徊在关前!过河还有第二条路,那就是波涛上的路,走这条路就需要渡口。摆渡黄河,实际上是摆渡岁月。

济南城坐落在黄河南畔。1855年的铜瓦厢是清咸丰五年的河南兰阳县,今天的兰考。那一年八月正值酷暑,持续几天暴雨,狂风掀起黄河万顷波涛,在风涛冲击下,脆弱的黄河堤坝被销蚀。黄河掉头北上,掠过这片泉水富足的大地。济南府在泺口设渡,人流车马云集,直把一个野渡变成繁华的古镇。

我的邻居老周是新中国成立后这个渡口的摆渡人,我住谦吉里,他住忠恕里,两里并行,每天清晨七点钟,他骑着自行车上班,我背着书包上学,我们在街头相遇,时间长了,彼此点头,他便喊,小老弟,上学去呀!我只对他点头一笑,心下疑惑:这个大哥满脸古铜色,他是干什么的呢?直到上中学,到黄河对岸桑梓店参加秋收,排着队过黄河,在泺口码头登上渡船,他竟在三百余人的队伍里看到我,用扩音器招呼:“小老弟,赶集去呀?”说完了就哈哈大笑。扩音器放大了他的笑声,那笑在黄河的水面上漂着。

他原来在这里工作。他住的忠恕里在老城厢东郊,与古泺口镇相距四十余里,原来他每天上班都是奔赴黄河之旅。我终于知道他的脸为什么是古铜色的了,那是黄河染的!

再见老周大哥是十多年以后,那次我真是到黄河北赶集了。城市里绿豆短缺,适逢夏日,绿豆是消暑的好饮品,便与朋友相约去黄河北买缺货。我惦记着周大哥,试探着询问着登上那座瞭望塔,他果然在这里,操着扩音器正对渡轮喊叫呢,“那个赶驴的,往里靠,驴惊了掉到河里你怎么捞!”老周一回头看见了我,惊讶地问:“小老弟你怎么来了?”

那一次,我看到了黄河的济南段,大河从西天落下,向东天流去,简直就是一条抖动的黄绸,铺天盖地,奔腾起豪迈的心跳。轮渡划向对岸之后,渡口有了短暂的静寂,浪涛无声,放眼望去,除了动态的河水,一切都是固化的,凝望久了,那河水也固化起来,这就是历史。历史看上去是一个时代的定格,只有走进才体会到浪里惊涛拍胸,这是澎湃里的寂寞。老周就守着这份寂寞,与任何能搭上话的人调笑,逗着过河的人,让这条河不再寂寞。

以后的城市改造让我和老周各自东西,一晃三十年过去,因了一部历史小说的创作,我决定去一趟黄河。仍是

一个夏日黄昏,我登上黄河南岸的大堤,老远看到涂满夕阳的岸上挺立着一个剪影,影子好熟悉,走近了看,原来是周大哥。他已经退休十年,十年间在堤坝上摆了一个摄影摊位。我看了看展架,上面贴着全国各地游人的留照。从太阳里绵延下来的河岸上除了余晖就是老周和他的影子,我问他,“你不寂寞吗?”老周说,“这辈子我一直守在这里,回到家才寂寞。这里多好,有黄河给你唱歌。”

就是那一次,老周告诉我,这一段黄河是年轻的,它流经这里仅仅二百余年。古老的黄河,截取它尾端二百余年的时间段,那不是一条新的河流吗?1855年,它冲破铜瓦厢的堤坝,调头北上,成了今天这个样子,它的美丽里隐藏着狂暴,懂得它就会恋上它!

我知道他每天的营业收入很低,手机有了拍摄功能,他的生意就没人光顾了,可他还是守在这里,那个影架上的照片淡去了鲜艳的色彩。对着如此浩大的奔流,他似乎不知道什么叫流逝。他是一个黄河的摆渡人,年轻时渡人,老了渡着岁月,用生命的余晖陪伴着黄河!循着老周的“摆渡”,我决定到铜瓦厢去,寻找黄河那次惊心动魄的转身。

我其实是去搜寻一段黄河决口的历史素材。决口处在河南封丘县李庄境内,黄河大堤上立着一块碑,碑文镌刻“铜瓦厢决口处”。咸丰五年那场破堤,溃决三十余个村庄,黄水漫及河南、山东、河北四十余州县,所到之处一片汪洋。从此黄河摆头北冲,原来从开封以下经由兰考、商丘、砀山、徐州、宿迁、淮阴入海,改由东明、菏泽、济南、滨州,东营入海。这一段黄河就是老周嘴里叙说的史话。

我站在碑下向西眺望,除了看到黄河澎湃的来处,也看到了历史。黄河从来不是一条绸缎般抖动的观赏河,有时候它是历史的壕堑。1128年是南宋建炎二年,宋高宗刚刚在临安建都,国势孱弱,金兵虎视江南。为了阻止金兵南侵,宋军东京守将杜充在滑州掘开黄河大堤,滑州即现在的安阳滑县,那一次黄河走的是南路河道。

黄河流,岁月也流,黄河伴着岁月流。在岁月里我见到了一条新的黄河。这条黄河在济南西郊吴家堡,这里的田畴,已不是印象里的阡陌纵横,亦不是古诗写的“百顷陂田过雨晴”。昔日的黄河把这里流成一片盐碱地,吴家堡人决定向盐碱地要水稻……在泉水城的西北郊,在黄河畔,一场伟大的稻改催熟了对稻业的全新认知。

黄河九曲十八湾,每一个湾都是转折点,决定着大河的流向,其实是决定着路的走向。黄河是母亲河,黄河也是一条哲学的河,它教给我们在时代的转折处如何华丽地转身,完成一次次岁月的摆渡。

(本文作者为山东作家协会会员)

大河奔流

我与黄河文化地标

落滩柳



李红伟

父亲退休后离开孤岛油田,转眼快二十年了。这两年,一直唠叨着要回去看看,终于,在深秋的一个艳阳天,我们从泉城出发,中午在淄博打卡烧烤午餐后,就告别了延绵的群山,开始在如砥的黄河平原上行走。

车过东营市区后,天地就辽阔起来,那漫无边际的芦苇荡肆意蔓延;不时会有鸟儿在天空盘旋一番,又降落在昏黄的蒿草里。它们也许是飞起来看了看,要飞出这片广袤的大地难度太大;或是在水中央的萋萋衰草里还有让它牵挂的家小和挚爱。

抵达黄河口生态旅游区时日已偏西,太阳洒下金黄的光辉,虽暖意稍欠,却明艳夺目。顺着夕阳望去,水是黄的,芦苇是黄的,一群群不断升腾而起的飞鸟,在阳光的笼罩下,也被镶上了一层金黄。

在景区里,不时有正在运行的油井映入眼帘,那起伏的磕头机,被父亲形象地称为“驴头”。父亲

吧?”父亲一开口,便让年轻人察觉到面前这位老者是“自家人”。“我是住井工。从这里到海边都是我的辖区。”年轻人言语间满是自豪。

这回轮到父亲惊愕了,“这么大面积都是你在值守?”“这一片是我和爱人负责的。我们年轻,主动承担了靠海的偏远油井。为了工作方便,就干脆搬到采油区来住了。”

年轻人的阳光爽朗打动了父亲,父亲再三请求要去年轻人家里看看。

顺着金黄的芦苇荡,朝着大海的方向,走了大约一刻钟,在一片临水的开阔地,有一处用集装箱搭成的房子,上面架着光伏发电的采光板。听到来人的脚步声,一只小花狗跑了出来,摇着短短的尾巴,围着主人亲昵地转圈。

年轻人从屋里拿出两个马扎,热情地邀请父亲坐下。原来,他和爱人是石油储运工程专业毕业的同学,爱人人在上海,小伙是咱济南人。黄河情、石油情,让两人毕业后来到这里。今天爱人去工区开会了,只有他一人值守。孩子在父母那里读书,两个人每天外出巡检,小狗才是这里常住的主人。

这些年,黄河滩的陆地每年往海里推进,开采区也不断向前移。他们居住的小木屋,每年春天都会往大海方向搬一次。

“苦不苦?”父亲心疼地问道。“等您到海边,会看见许多海上采油平台,他们更艰苦。”年轻人没有正面回答父亲的问话,而是把目光投向了远方。

父亲也不再言语,默默告别了年轻的住井工。来到黄河故道天然柳林景点。

在深秋的黄河滩上,有一片绿叶尚未落尽的柳树林,枝头依旧倔强地挂着几许残叶,在料峭河风里挣扎地坚守着夕日的葱茏,眷恋地将最后的绿色留在暖阳下,向人们展示着成熟与坚强。

这片柳树林,谁也不知道长了多少年,但最初,它们也许只是黄河上游的一节树枝,或是一块树根,被洪水冲到河里,随波逐流,来到这茫茫大河之畔。河水消退后,便落在沙滩上、淤泥里,不久便会生根、发芽,从嫩绿到苍劲。无论是河床改道,还是汪洋漫漶,每年春天到来的第一抹绿色,秋天迎风傲霜的最后坚守,都是这片落滩而生的柳树。

暮色漫上柳林,黄河水正将最后的残阳揉碎。天上有星星亮起,近处的油井和海上的采油平台也都亮起了灯,浩瀚的星空璀璨明亮了许多。

(本文作者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、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)



“大河奔流——我与黄河文化地标”征文投稿邮箱:qlwbfjnzg@qq.com